

##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王 晋\*

**内容提要** 民族身份的建构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主线和强大动力，也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来，以“民主联盟党”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崛起于叙利亚北部，已成为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这象征着叙利亚库尔德人身份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的复苏与崛起。本文认为，尽管从1946年政治独立以来，叙利亚政府都试图“同化”和打压国内库尔德人，但是库尔德人追求地区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愿望并未被泯灭，随着2011年以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崛起而愈发强烈。在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追求地方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政治诉求，仍然将面临来自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纷争、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反对派以及土耳其的多方面挑战。2018年以来，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试图扫除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其政治诉求，仍然需要时间与耐心。

**关键词** 叙利亚 库尔德 民主联盟党 土耳其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民族，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库尔德人在中东地区已经存在了4000多年。<sup>①</sup> 库尔德总人口数量统计不一，大体上在3500万~4000万人，散居在

---

\* 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参见 Liam Anderson and Gareth Stansfiel, *The Future of Iraq: Dictatorship, Democracy, or Divis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58。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其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口大约 200 万。<sup>①</sup>库尔德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米底人 (Medes)，即中东地区的古老民族的后裔。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的第二大族群。2011 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团体“民主联盟党”(PYD)及其武装团体“人民保卫军”(YPG)迅速崛起，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随着叙利亚内战渐趋平息，尤其是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和平会议取得一系列进展，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及其与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的关系，也将成为热点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探求。

目前来看，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研究成果有限。国内学术界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专门论述相对较少。当前关于库尔德人的中文书籍中，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汪波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和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各有一章介绍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情况。李秉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则主要关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sup>②</sup>此外，汪波的《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一文，也梳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发展脉络，帮助我们认识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变化与发展。<sup>③</sup>

国外主流学术界，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其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著作，首推法国学者茹迪·塔杰勒 (Jordi Tejel) 所著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历史、政治与社会》<sup>④</sup>一书，该书详细地阐述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以及面临的政治和文化挑战。克里姆·伊尔迪兹 (Kerim Yildiz) 所著的《叙利亚库尔德人》<sup>⑤</sup>一书，介绍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美国密苏里大学学者大卫·若马诺 (David Romano) 编著的《冲突、民主化与中东库尔德人》<sup>⑥</sup>一

① 除上述地区，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地还包括亚美尼亚 (100 万)、德国 (50 万)、法国 (5 万)、瑞典 (5 万)、荷兰 (5 万)、英国 (2 万)、瑞士 (2 万) 和美国 (2 万)。

② 参见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③ 汪波：《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④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⑤ Kerim Yildiz, *Kurds in Syria*,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⑥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书，也涉及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尤其是2011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政治变化。除此之外，伊拉克库尔德学者提尔·帕阿谢（Till F. Paasche）发表在《中东政策》上的文章《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冲突与合作》，也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总的来说，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都相对缺少对于2011年以来库尔德政治团体的论述，也缺少对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诉求及其挑战的预测。本文试图通过概述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团体在2011年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相关情况，来分析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以及未来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的意愿。本文的材料主要将来源于外文媒体和分析报告，在整合现有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观察与推测。

## 一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溯源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族群。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国家，叙利亚国内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地理界限很难在地图上明确划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大体上分布在叙利亚北部的三个地区：以叙利亚东北部小镇卡米什利（Qamishli）为中心的贾兹拉（Jazira）<sup>②</sup>地区，以叙利亚北部的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城镇科巴尼（Kobane）为中心的地区，以及以叙利亚西北部阿勒颇省阿弗林（Afrin）为中心的区域。这三个区域在地理上相互割裂。<sup>③</sup>此外，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叙利亚大城市，也居住着不少库尔德人。近代的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议》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1920年的圣雷莫会议上，法国与英国殖民者在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边界线划定。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对于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① Till F Paasche, “Syrian and Iraqi Kurd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1, 2015, pp. 77–88.

② 曾经属于阿勒颇行省，今天属于哈塞克省。

③ Jad Karim al-Jiba'i, “Symptoms of Flawed Pluralism: the Debate on Federalism,” *Syria Untold*, <http://www.syriauntold.com/en/2016/06/symptoms-of-flawed-pluralism-the-debate-on-federalism/>.

一方面,一些库尔德人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这是帮助库尔德人摆脱奥斯曼帝国束缚,对抗日益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契机。比如,叙利亚西北部阿弗林(Afrin)地区的库尔德人就非常欢迎法国军队驻扎,并没有发生针对法军的抵抗事件。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也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法军会保护库尔德人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法国人的到来持观望态度。贾兹拉和杰拉布鲁斯(Jarabulus)地区的库尔德人,在法国人和当地的土耳其军队之间保持中立态度。<sup>①</sup>

在法国委任统治开始后不久,尤其是1925年库尔德人反抗土耳其的谢赫·萨义德(Shaikh Said)起义失败之后,一些库尔德人为了躲避土耳其军队的追捕,穿越边境从土耳其来到了叙利亚北部。这些土耳其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受到了法国委任当局的保护,被安置在了贾兹拉地区。这些新来到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仍然保持着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热忱,1927年在黎巴嫩成立了“独立运动”(Khoybun)。<sup>②</sup>最初“独立运动”旨在游说西方大国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筹集资金支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武装运动。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土耳其国家政治逐渐平稳,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独立希望渺茫,“独立运动”转而发掘库尔德传统,通过创办报刊书籍,开办广播节目,推广库尔德语,促进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sup>③</sup>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的民族运动,事实上受到了法国委任当局的庇护和利用。一方面法国对于叙利亚、黎巴嫩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十分的警惕;另一方面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少数民族群,尤其是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逊尼派的影响十分担心。<sup>④</sup>因此,法国在叙利亚以“分而治之”的政策,抑制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是,法国扶持少数民族群的举措,反过来又刺激了

①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1 – 12.

②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17.

③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20 – 23.

④ Eva Savelsberg, “The Syrian-Kurdish Movements: Obstacles Rather Than Driving Forc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88.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政治欲望。从1924年开始，贾兹拉和杰拉布鲁斯地区的库尔德人数次请愿，要求法国承认库尔德人在当地享受自治权利。从1928年开始，“独立运动”也开始向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请愿，要求在法国军事保护的前提下，建立库尔德自治地方，要求在当地推行库尔德语。<sup>①</sup>但随着1936年法国和叙利亚“民族阵营”（Al-Kutlah Al-Wataniyah）签订《法叙条约》，许诺赋予叙利亚国家独立，但是并没有提及库尔德人自治权的问题。不少库尔德人担心，一个独立的叙利亚国家，将意味着大量逊尼派阿拉伯人涌入北部库尔德地区。

1936年“民族阵营”赢得叙利亚议会选举后，“民族阵营”派驻哈塞克省的官员鼓励来自哈马省、阿勒颇省和霍姆斯省的逊尼派阿拉伯农民迁徙到哈塞克省。这加剧了库尔德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担心。与此同时，贾兹拉地区的安全机构开始抓捕库尔德活跃分子，直接导致了库尔德人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1937年6月，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集体暴动，不仅赶走了“民族阵营”在当地的官员和安全部队，而且还建立了库尔德人自己的地方临时政府。而随着1939年“民族阵营”政府倒台，叙利亚议会也被法国委任当局关闭，法军也进驻贾兹拉地区，对当地进行直接的军事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叙利亚成了法国维希政府和同盟国争夺的焦点。1941年，英军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攻取叙利亚。戴高乐为了安抚人心，许诺将赋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独立。1943年，叙利亚议会举行新一轮选举，“民族阵营”再次获胜，但其提出的法军立刻撤离的要求被同盟国拒绝。1945年5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发动起义，最终迫使法军在1946年4月从叙利亚撤离军队，叙利亚取得了最终的政治独立。

叙利亚独立后对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始终非常警惕。无论是1963年之前的叙利亚历届政府，还是1963年之后长期执政的阿拉伯复兴党（Ba'ath），一直将叙利亚定位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将库尔德人视为“外国人”和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第五纵队”<sup>②</sup>，试图将库尔德人“阿拉伯

① Eva Savelsberg, “The Syrian-Kurdish Movements: Obstacles Rather Than Driving Forc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p. 86.

②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 56.

化”。政治上,叙利亚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叙利亚宪法明确指出:“阿拉伯叙利亚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叙利亚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sup>①</sup>。社会经济上,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迁徙”“混居”的方式,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提升阿拉伯人的比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叙利亚政府曾经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修筑“阿拉伯带”(Arab Belt)。在文化上,叙利亚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禁止庆祝库尔德传统节日<sup>②</sup>。1962年,叙利亚政府在北部地区组织人口普查,剥夺了12万库尔德人(当时库尔德总人口约60万)的公民资格,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库尔德人被称为“外国人”(maktum),其财产被充公,政治权力被剥夺。<sup>③</sup>

但是叙利亚政府旨在将库尔德人“阿拉伯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首先,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的政治团体一直存在,并在库尔德人中间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叙利亚独立以来,先后出现了“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 in Syria)、“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进步党”(Kurdish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Syria)、“库尔德民主联合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ted Party)、“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Freedom Party)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等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尽管长期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打压,而且活动较为隐秘,但是仍然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民众中找到支持。

其次,叙利亚政府长期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反过来增强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在20世纪60~90年代,叙利亚政府利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来谋求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比如,允许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在大马士革开设代表处,允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驻留。<sup>④</sup>这种与邻国库尔德反对派合作的战略,反过来影响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群体。

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一条第三款。

②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17.

③ “Syria’s Kurds: A Struggle within A Struggle,” *Middle East Report*, No. 136, 22 January 2013, [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Middle%20East%20North%20Africa/Iraq%20Syria%20Lebanon/Syria/136-syrias-kurds-a-struggle-within-a-struggle.pdf](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Middle%20East%20North%20Africa/Iraq%20Syria%20Lebanon/Syria/136-syrias-kurds-a-struggle-within-a-struggle.pdf).

④ 叙利亚对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随着1998年叙利亚和土耳其签署《阿达纳协议》(Adana Agreement)而结束。

1960年，塔拉巴尼曾经帮助组建了“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而“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则秘密发展了大批成员，在1998年之后同情和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成立了“民主联盟党”，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中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最后，周边国家的库尔德问题，仍然容易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2004年3月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叙利亚东北部小镇卡米什利（Qamishli）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在库尔德球迷和阿拉伯足球球迷之间的矛盾。在比赛中，来自代尔祖尔的客队阿拉伯球迷羞辱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而库尔德球迷则高呼反萨达姆口号。双方球迷的对骂最终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在叙利亚安全部队的镇压之下，冲突才最终结束。在这次冲突中，邻国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成为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 二 中东乱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崛起

2011年叙利亚动荡发生之后，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力量也借机在叙北部扩展。2011年10月，十多个叙利亚库尔德小党派组成的“库尔德民族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宣布成立。“库尔德民族委员会”明确提出，在叙利亚国家内获得“自治权利”的要求：“库尔德人生活在自己的传统土地上，是叙利亚人民的一分子；叙利亚宪法明确了库尔德人是叙利亚人民的一部分；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的第二大族群，寻求公正的、民主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保证在叙利亚现存的国家边界内民族自决的权利。本次会议认为，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一方面代表着叙利亚真正民主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检验着叙利亚反对派为全体叙利亚人民争取更好的叙利亚未来的承诺。”<sup>①</sup>

但是，“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并不赞成在叙利亚领土内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多次强调，“民族自决”从来都不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目标，而“库尔德民族委员会”的政治诉求则在于促使叙

<sup>①</sup> 参见“叙利亚库尔德人爱国会议宣言”（Closing Statement of the Kurdish Patriotic Conference in Syria）[http://www.kurdwatch.org/pdf/KurdWatch\\_D029\\_en\\_ar.pdf](http://www.kurdwatch.org/pdf/KurdWatch_D029_en_ar.pdf)。

利亚宪法承认库尔德民族身份,将库尔德语列为官方语言,在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的框架下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其他权利。2012 年 12 月,“库尔德民族委员会”主席费萨尔·尤素福(Faisal Yusuf)将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总结为:“通过宪法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保证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力与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相一致。此外,鉴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所占的人口比例大约为 15%,我们要求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及其各个委员会中所占议席与此比例相等同。对于库尔德人的歧视性规定和行为应当被禁止和取缔,因为这些规定和行为而受害的库尔德人应当得到补偿。我们要求,叙利亚国家的全称应当是‘叙利亚共和国’,而不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我们还要求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应当支持所有的武装反对派,而不仅仅是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 Army)。”<sup>①</sup>

叙利亚库尔德反政府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其一,主要以“叙利亚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Freedom Party in Syria)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in Syria)为主。这两个政党于 2012 年 12 月组建成“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Kurdish Democratic Political Union),较为坚决地主张推翻巴沙尔政府,倡导与其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合作。“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受到来自伊拉克自治政府(KRG)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及其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执政党“库尔德民主党”(KDP)的支持。巴尔扎尼和“库尔德民主党”对于叙利亚反对派持同情态度,与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另一派则以“叙利亚库尔德进步党”(Kurdish Progressive Party)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为代表,主张在叙利亚内战中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保持距离,维持在叙利亚政治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主要受到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另一大地方实力派、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sup>②</sup>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PUK)支持,而“库尔德爱国联盟”则长期与伊朗关系密切,因此,上述两个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在对待叙利亚政府的关系较为暧昧。

<sup>①</sup> KurdWatch, “Faisal Yusuf, Chairman of the Kurdish National Council: Sometimes Things Are Demanded of the Council That Only A Government Could Accomplish,” *Kurdish Watch*, December 28, 2012, [http://www.kurdwatch.org/syria\\_article.php?aid=2721&z=en&cure=240](http://www.kurdwatch.org/syria_article.php?aid=2721&z=en&cure=240).

<sup>②</sup> 贾拉勒·塔拉巴尼在 2014 年之前担任伊拉克中央政府总统,于 2017 年 10 月病逝。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使得其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2013年9月，“库尔德民族委员会”正式加入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表明在“推翻阿萨德”这一目标上与叙利亚反对派存在一致立场。但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也担心自己谋求的“政治文化权利”不被叙利亚反对派重视。事实上包括“全国联盟”和“民族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在内的叙利亚反对派，都主张赋予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同等的政治权利，至于何种权利却不明确。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不赞成在叙北部地区建立库尔德自治的地方政府。比如“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就在2012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叙利亚库尔德斯坦’。”<sup>①</sup>

2014年日内瓦和谈失败后，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些与叙反对派关系密切的库尔德人对于叙反对派忽视库尔德人利益的做法感到失望，转而组建新的政治力量。2014年4月，在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支持下，“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宣布解散，成立了新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Syria）。一些“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的领导人对于巴尔扎尼的干预十分不满，转而谋求加入塔拉巴尼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阵营。<sup>②</sup>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党争”相伴相随的，是叙利亚北部政治力量——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在2011年之后的强势崛起。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叙北部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有其独特条件。

第一，历史上“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库尔德群体中的巨大影响，保证了秉持相似意识形态的“民主联盟党”能够迅速在叙利亚北部崛起。“民主联盟党”与长期活跃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关系密切，甚至被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由于“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之间的长期对立关系，且在历史上也受到来自叙利亚政府的支持，使得“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被认为与叙政府的关系暧昧

<sup>①</sup> Burhan Ghaliou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yrian Kurdistan,” *Rudaw*, April 17, 2012, <http://www.rudaw.net/english/news/syria/5004.html>.

<sup>②</sup> “Al-Qamishli: Yekitî leaves Political Union,” *Kurdwatch*, <http://www.kurdwatch.org/index.php?aid=2871&z=en&cure=1009>.

不清。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 叙利亚政府曾经长期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叙北部也成为“库尔德工人党”袭扰土耳其的“大后方”。尽管在 1998 年《阿达纳条约》之后, “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被驱逐出叙利亚,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 (Abdullah Öcalan) 也被土耳其拘押。但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的影响却依旧存在, 关于“库尔德工人党”和奥贾兰的书籍也于 2000 年前后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间广泛传阅, 奥贾兰也依旧被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英雄和领袖。<sup>①</sup> 因此当秉持与“库尔德工人党”相似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民主联盟党”出现时, 叙利亚库尔德民众很容易接受和拥护。

第二, “民主联盟党”不仅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间拥有较为紧密的社会网络, 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 (People Defense Unit, YPG)。“人民动员军”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1998 年“库尔德工人党”被叙利亚政府驱逐之后, 向东退往伊拉克东北部山区 (Qandil Mountains) 坚持游击战。2003 年, “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北部成立, 一些“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叙利亚加入其中。2011 年,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伊拉克东北部山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大批进驻叙利亚北部, 成为“民主联盟党”旗下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的基层骨干。“人民动员军”当前拥有大约 20000 名武装人员, 而其他的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要么没有武装组织, 要么只有少量的武装人员。比如,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只有一支百余人的武装团队, 在叙利亚战场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强有力的军事实力, 保证了“民主联盟党”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各派中占据绝对主导权。2012 年, 叙政府军主力从叙东北部撤离后, “人民保卫军”逐渐填补了叙利亚东北部的真空地带, 而“民主联盟党”也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截至 2017 年 6 月, 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拉卡省大部分地区, 以及代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的部分地区, 已经处在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的控制之下。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 主要表现在实现“地方自治”和争取“民族平等”两个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主要政党, 大多希望能够实现“地方

<sup>①</sup> Rodi Hevian, “The Main Kurdish Political Parties in Iran, Iraq, Syria, and Turke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2, Summer 2013, p. 95.

自治”。在2012年的《埃尔比勒协议》中，叙利亚库尔德各政党就明确表示：“我们有统一的目标……即所有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而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族群，应当努力推翻大马士革的独裁政府，建立民主的、多元的国家，建立一个多族群的崭新的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问题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sup>①</sup>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关系密切，它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未来政治蓝图十分模糊。“‘民主联盟党’并没有明确在‘革命’之后应该如何妥善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民主联盟党’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叙利亚获得资金和资源，以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武装斗争”<sup>②</sup>，该党也没有明确提出在叙境内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那样，拥有较高政治自主性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

但是，“民主联盟党”多次表示反对叙利亚的分裂，希望能够在叙利亚统一完整的前提下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民族权力。“民主联盟党”的目标在于促成叙利亚政治的“民主化”，认为民主的、公正的叙利亚将保证库尔德人权利的实现。<sup>③</sup> “民主联盟党”发言人伊德里斯·纳桑（Idris Nassan）曾经表示，“联邦制应当是库尔德问题的答案”。<sup>④</sup>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库尔德斯坦社群联合会”（KCK）<sup>⑤</sup> 领导人切米尔·巴耶克（Cemil Bayik）也曾表示，叙利亚库尔德人应当“满足于自治”，而不是“谋求独立”。<sup>⑥</sup>

- 
- ① Robert Lowe,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Kurdistan and the Future of Syria,” in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36.
- ② Eva Savelsberg and Jordi Tejel, “The Syrian Kurds in Transition to Somewhere,” in Michael Gunter eds.,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Hurst, 2013, p. 212.
- ③ “Syrian Kurds say Russia to build base in Afrin,” *Aljazeera*, March 21,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7/03/russia-strikes-deal-syrian-kurds-set-base-170320142545942.html>.
- ④ “Syria Civil War: Kurds Declare Federal Region in North,” *Al Jazeera*, March 17, 2016,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3/syria-civil-war-kurds-declare-federal-system-north-160317111902534.html>.
- ⑤ “库尔德斯坦社群联合会”是秉持左翼政治思想的几个库尔德政党组建的联合机构，其成员包括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的“民主联盟党”、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道路党”（PCDK）。
- ⑥ Fazel Hawramy, “Exclusive: Senior Kurdish Rebel Leader Warns Iraq Must Stay United to Defeat ‘Savage’ ISI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4,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dec/24/pkk-kurdish-leader-cemil-bayik-iraq-syria-isis>.

在“民族平等”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渴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以促成叙国内阿拉伯人和其他各个少数民族权利平等。比如，1962 年产生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公民权”问题，导致 40 多万被剥夺“公民权”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子女无法进入学校或从事正规的工作。尽管在 2011 年 4 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了第 49 号政府令，许诺将会给予这 40 多万库尔德人“公民权”，但是那些在 1962 年人口普查时“未登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后代的“公民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叙利亚库尔德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民族平等”，才能最终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2014 年 1 月，“民主联盟党”发布的《社会契约宪章》(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提出，“民主政治”代表了叙利亚北部阿弗林、贾兹拉和科巴尼地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姆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的共同意愿。《宪章》将叙利亚定义为“自由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以‘分权制’和‘多元化’为原则由议会制政府来管理”。第 11 条规定，“自治区有权升起自己的区旗，自己使用的区徽和区歌”，第 12 条指出，“自治区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是未来叙利亚‘分权制’政治的样板”。第 15 条指出，“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唯一合法的军事组织”。第 23 条明确了“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和语言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态平衡的原则下享有健康的环境”，而地方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 则享有制定自治区的法规、修改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协议、宣战和缔结和平等重大权力。<sup>①</sup>

### 三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内外挑战

在带领库尔德人实现“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的道路上，“民主联盟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与库尔德人内部关系上，“民主联盟党”主导的基层政府有时会举措失当，一些民众示威活动也零星地出现在“民主联盟党”控制地区。2011 年 11 月，“民主联盟党”建立了“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uncil of Western Kurdistan, PCWK)，作为叙北部“民

<sup>①</sup> 关于《宪章》全文，可以参见“Charter of Social Contract,” *Peace in Kurdistan*, <https://peaceinkurdistancampaign.com/charter-of-the-social-contract/>。

主联盟党”控制区的“自治机构”。2012年7月，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斡旋下，“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签署《埃尔比勒协定》(Erbil Agreement)，两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库尔德最高委员会”(Supreme Kurdish Committee, SKC)。从法理上讲，“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应当是全体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最高代表机关，但是“民主联盟党”主导的“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则在实际上控制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

“民主联盟党”与其他库尔德政治团体相比，在财政上并不过多地依靠一些国外组织的政治捐款，而是通过有效管理所占领地区的民众和组织来获取资金。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也使得“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被地方民众谴责。比如，2013年7月，在哈塞克省北部土耳其—叙利亚边界城镇阿姆达(Amuda)爆发了民众反抗“人民保卫军”和“民主联盟党”的示威游行。事件起因是“民主联盟党”在当地拘押了一名同情叙利亚反对派的人士，并且向其家属索要赎金。示威活动不仅受到了来自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的同情，而且一些当地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成员也参与其中。民众手持石块与“人民保卫军”发生冲突，随后“人民保卫军”宣布宵禁，并且向示威民众开火，冲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sup>①</sup>

“民主联盟党”与叙利亚其他库尔德政党关系也较为紧张。在与叙库尔德政治团体关系上，尽管“民主联盟党”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与其他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党派合作<sup>②</sup>，但是其“一党独大”的现实，仍然遭到了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批评。乔迪·塔基勒认为，“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不会推行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会加强“一党政治”，防止出现其他

① “Amudah: Situation Escalates Following YPG Attack on Demonstration,” *Kurd Watch*, <http://kurdwatch.org/index.%20php?aid=2873&z=en&cure=1009>; 此外，一些国际组织也指责“民主联盟党”破坏“人权”，Syria, Abuses in Kurdish-Run Enclaves,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19, 2014, <http://www.hrw.org/news/2014/06/18/syria-abuses-kurdish-run-enclaves>。

② 比如“民主联盟党”领导人阿里扎·马库斯(Aliza Marcus)就曾经表示，“民主联盟党”将会致力于与所有叙利亚库尔德党派和政治团体合作。Aliza Marcus, “Kurds in The New Middle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2, 2012,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kurds-the-new-middle-east-7377>。

的地方力量与之竞争在库尔德内部的主导权。<sup>①</sup> 一些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尤其是与“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内部党派关系紧张。“库尔德民主党”等叙利亚库尔德政党经常批评“民主联盟党”“独断专行”。而后者则批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和其他亲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叙利亚库尔德政党“暗中捣乱”。2017 年 9 月，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开始进行基层选举。其中涉及 3700 个地方乡镇 (commune)，共有约 12700 名候选人参选，约 79 万人投票。2017 年 11 月举行“地方选举”，在 2018 年 1 月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Federal Parliament)。尽管有学者曾经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中，“亲奥贾兰” (民主联盟党) 派别和“亲巴尔扎尼派别”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 将会为争夺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领导权而展开角逐。<sup>②</sup> 但是“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宣布抵制此次地方选举，认为这“违背了库尔德人民的意愿”。

尽管库尔德人事实上控制了叙北部大片地区，但他们谋求“自治”和获得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仍然在未来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和“库尔德民族委员会”等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实体的合法性并不被叙政府承认。“民主联盟党”主导建立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也并不被叙政府接受。叙利亚副外长费萨尔·麦柯达德 (Faisal Mekdad) 表示，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的基层选举就是一个“笑话”，“叙利亚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一部分国土分裂出去”<sup>③</sup>。叙政府多次强调将收复对全部国土的控制权。在叙利亚内战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基本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败退，叙利亚政府军和“人民保卫军”都在向“伊斯兰国”组织的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进军，力图抢占更多地盘，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其次，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叙利亚

① Eva Savelsberg and Jordi Tejel, “The Syrian Kurds in Transition to Somewhere,” in Michael Gunter eds.,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Hurst, 2013, p. 217.

② Till F. Paasche, “Syrian and Iraqi Kurds: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1, 2015, p. 83.

③ “Syria to Consider Granting Kurds Greater Autonomy,” *Al-Jazeera*, September 26,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2017/09/syria-granting-kurds-greater-autonomy-170926121821968.html>.

反对派对于库尔德人提出的“自治”和“保留民族文化”等权利并不热衷。而叙利亚库尔德人则担心叙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扩张，将使库尔德人面临威胁。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希望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2011年6月中旬，叙利亚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希望能够单独组成代表团参会，但这一请求被有关各方拒绝。除了“未来运动”（Future Movement）<sup>①</sup>领导人塔莫（Mishal Tammo），叙利亚库尔德政党都没有派正式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叙利亚各反对派都不同意从未来的叙利亚国家名称中去掉“阿拉伯”的称呼，塔莫也愤然退出会议。2014年1月到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平谈判期间，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和“民主联盟党”要求派出独立的叙利亚库尔德代表团参会，成为叙政府和反对派“全国联盟”之外的“第三方”，但遭到国际社会拒绝，“民主联盟党”表示决心抵制日内瓦和谈会议，它与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党的关系也日趋冷淡。

最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始终面临来自土耳其的安全威胁。尽管“民主联盟党”否认自己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但该党的意识形态与“库尔德工人党”相类似。此外，“民主联盟党”很多领导人曾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土耳其政府认为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卫部队”，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关联密切，属于恐怖组织。双方曾多次爆发武装冲突。2016年，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 Army）在叙北部发动的“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以及在2017年10月发动的针对叙利亚西北部省份伊德利卜省的军事行动的背后都有着“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扩张”的考量。<sup>②</sup>尤其是从2018年1月以来，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和“沙姆征服阵线”（Ahrar al-Sham）发动代号为“橄榄枝”（Olive Branch）的军事行动，占领了叙利亚北部阿弗林（Afrin）地区，驱逐了当地的“人民保卫部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提出，土耳其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扫清库尔德人

① “未来运动”创立于2005年，旨在促进叙利亚国内民主和开放，在2011年以前长期流亡海外，与叙利亚反对派关系密切。2011年11月组织领导人塔莫被刺，随后该运动陷入分裂，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逐渐销声匿迹。

② 参见王晋《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的原因与挑战》，中国网，2017年10月10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2\\_172342.html](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2_172342.html)。

的势力,最终建立一个土耳其主导的“缓冲区”。<sup>①</sup>土耳其的这种战略目标,无疑将会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形成巨大的挑战。

## 余 论

2011 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坚持“地区自治”,并期望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在叙北部建立地方自治机构,以获得“民族权利”。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既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了应对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局势动荡,在自我保卫的目标下而做出的“无奈之选”,也符合中东地区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政治权利的斗争传统。但无论如何发展,叙利亚库尔德人都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与叙利亚政府或者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党的政治诉求相互协调。对库尔德政党来说,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地区自治”与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安抚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可能改变叙利亚国家版图的担忧。此外,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政党关系复杂,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还涉及宏观的整个库尔德世界内部领导权之争,需要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库尔德世界内部的努力与调节。

叙利亚库尔德人谋求的“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的两个诉求中,“民族平等”可能相对容易被叙利亚国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接受,并且体现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之中。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Walid Muallem)就表示,库尔德人想在叙利亚领土内谋求民族权力的改善,这是“可以谈判的”。<sup>②</sup>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努力”,尤其是“自下而上”构建地区治理机构,需要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其他政治团体以及境外土耳其等国家的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最关键的并不是如何协调内部的政治纷争,而是是否能够克服外部压力,最终促成库尔

① Leonid Issaev, “Why is Russia Helping Turkey in Afrin,” *Al-Jazeera*, January 29,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russia-helping-turkey-afirin-180125122718953.html>.

② “Syria to Consider Granting Kurds Greater Autonomy,” *Al-Jazeera*, September 26, 2017, <http://www.alhazeera.com/2017/09/syria-granting-kurds-greater-autonomy-170926121821968.html>.

德人的权利在战后叙利亚政治舞台中得到尊重。<sup>①</sup> 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外的政治威胁，“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赫·穆斯利姆·穆罕默德（Saleh Muslim Mohamed）强硬的指出：“即使叙利亚政府归来，也不可能恢复旧制度。人民拿走的东西不可能还回去。‘民主联盟党’将会冲在最前面保护我们的人民。”<sup>②</sup> 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建立了“事实”（status quo）的政治实体。在未来，任何叙利亚的政治和解协议，都必须理解和照顾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利益和诉求。而叙利亚库尔德议题，也必然将会成为未来叙利亚政治和解和战后重建的一个敏感和关键的议题。

[责任编辑：闫伟]

- 
- ① Harriet Allsopp, “The Kurdish Autonomy Bid in Syria: Challenges and Reactions,” in Michael Gunter and Mohammed Ahmed eds., *the Kurdish Spring: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 Kurds*, Costa Mesa: Mazda, 2013, pp. 248 – 249.
- ② Robert Lowe,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Kurdistan and The Future of Syria,” in David Romano and Mehmet Gurses eds., *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ran, Iraq and Syr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37.